

費沙爾 率布達佩斯樂團訪港

嘉 嫻

藝術導賞

Culture and Arts



▲著名指揮家費沙爾 Marco Borggreve攝
▶布達佩斯節日樂團獲《留聲機》音樂雜誌選為世界十大樂團之一

如果撇除在編制上屬於交響樂團的疏落節日交響樂團及蘇格蘭交響樂團，參與今屆藝術節的大型管弦樂團共有三個。先是二月十六日演出的一場科隆愛樂樂團，繼而是三月六日及七日演出兩場的布達佩斯節日樂團，而緊隨其後的是定於三月八日只演一場的倫敦交響樂團。換言之，這三個大型樂團之中，連演兩場的，只有布達佩斯。

上述〇〇年與〇〇四年的音樂會，均由創辦人費沙爾帶領，而今次表演的兩場，亦是由費沙爾擔任指揮。不過，曲目編排頗為特別，蓋因首天並無獨奏家，換言之樂團不會演奏協奏曲，而是以兩首交響曲作為整晚的曲目，即莫扎特《G小調第四十號交響曲》及布魯克納《D小調第九號交響曲》。至於第二晚，則由卡普森擔任獨奏，演奏格拉祖諾夫《A小調小提琴協奏曲》。卡普森是年輕一輩享有盛名的小提琴家。〇四年他隨巴黎愛樂團來港時，已在樂迷心中留下印象。今次布達佩斯不論是否有卡普森助陣，兩場音樂會會費相同。

觀衆如果只可選擇一場，而單從消費角度取捨，既然兩場票價相同，當然是取有獨奏家的那一場。何況第二晚上半場聽完小提琴協奏曲後，下半場可以聽「貝九」。吸引第一晚下半場是觀衆未必愛聽的「布九」。反觀第二晚大減。由是觀之，兩場音樂會的上座率可能會有明顯的分差。畢竟「貝七」比「布九」受歡迎得多。不過，為求推廣，筆者打算在此集中介紹「布九」。

在介紹「布九」之前，筆者很想在此提及一個頗為有趣的現象。在學術界及評論界，布魯克納（一八二四至一九〇一）是個很值得欣賞而其作品亦很值得鑽研的作曲家，但在一般樂迷心中，他的魅力遠遜布拉斯及馬勒。常規音樂會裡很少演奏他的交響曲。他的《降E大調第四號交響曲》「浪漫」及《C小調第八號交響曲》「算得上是樂迷較易接受的兩首」。

後容易上口的旋律，而偏偏他每首交響曲篇幅很長，短則五十幾分鐘，長則七十多分鐘。加上每首樂曲結構嚴謹，織體綿密，初聽時確實頗為吃力，總要聽上三五次才可以逐漸細味其趣。



布魯克納敬虔愛主，生活簡樸，思想單純，而他寫作的最大動機，是榮耀真神而絕不是為個人榮華。他曾表示，他的合唱聖樂最能表達他對神的崇敬，而不是交響樂。當然，不論聲樂器樂，他的寫作態度都十分認真。

他十分欣賞華格納，但自己的才藝偏偏與華格納截然不同，以致風格極為迥異。可是，他的學生盡是華格納的愛好者，並且以華格納的作品樣式點評乃師的作品，甚至譏笑他是一位「沒有才幹的天才」。另一方面，他雖然處處浪漫時代，但礙於性格，他的作品與浪漫主義明顯有別。

他四十四歲即一八六八年從林茲移居維也納。可是他在這個音樂之都生活得很不愜意。他的樸素衣着，土頭土腦的行徑，以及充滿奧地利北部鄉村口音的語言，成為大都會裡文化一族的笑柄。人們都取笑他是個鄉巴佬，最慘是他根本無心爭鬥，但由於他喜愛華格納，因而受到布拉姆斯的支持者大肆攻擊。結果，自己無端捲入兩派互鬥的漩渦，徒添困擾，益覺無奈。

交響曲而言，如果把寫於一八六三至六四年間的《D小調零號交響曲》計算在內，他一共寫了十首，由前述的《零號》至《D小調第九號交響曲》，創作年期由一八六六年（時年四十一）至九六年逝世（享年七十二）。顯然，「布九」還未及完成，布魯克納已經告別塵世。不過，音樂界把他所寫下的三個樂章照演如儀。情況與舒伯特所寫下的第八號交響曲（因此亦稱「未完成」）相同。

「布九」是未完成之作 他一生的創作，倒也不少。單以有編號的他一

「布九」是未完成之作 他一生的創作，倒也不少。單以有編號的他一

「布九」是未完成之作 他一生的創作，倒也不少。單以有編號的他一

「布九」是未完成之作 他一生的創作，倒也不少。單以有編號的他一

「布九」是未完成之作 他一生的創作，倒也不少。單以有編號的他一

古畫《浴馬圖》發行郵票

▲王虎鳴展示其設計的郵票《浴馬圖》

【大公報訊】記者陳鴻博滄陽報導：中國郵政於三月一日發行特種郵票《浴馬圖》，此套郵票共包含三枚，面值3.9元（人民幣，下同），小型張一枚，面值6元。《浴馬圖》是元代著名畫家趙孟頫的代表之作，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發行當天，遼寧省集郵公司與瀋陽市郵政局特邀請此套郵票設計師王虎鳴來瀋，為前來的數千名集郵愛好者現場簽售郵票，讓集郵文化走進群衆。

《浴馬圖》是繼《簪花仕女圖》、《步輦圖》、《搗練圖》等中國傳統名畫之後，發行的第十套古代繪畫題材系列郵票，在農曆馬年緊扣「馬」主題。《浴馬圖》出自元代著名畫家趙孟頫之手，為絹本設色，分入池、洗浴、出池三個細節，共有九人十四馬，描繪了奚官浴馬的情景。由前國民黨將軍於一九六四年捐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

「《浴馬圖》是一派栩栩如生、生機祥和的浴馬風景，在碧波清流之上，垂柳梧桐岸邊，九個馬信正在溪水邊為十四匹駿馬沐浴，景物融合，充滿着村野的自然氣息。畫作讓人感覺到朝廷治國有方，一派祥和的太平盛世景象，是一幅形神兼備的藝術精品。」郵票設計師王虎鳴說，馬在中華民族中象徵拼搏、奮進的精神，具有積極進取、大展宏圖的美好寓意，正逢農曆馬年發行國寶《浴馬圖》郵票再合適不過。

王蒙《這邊風景》是愛的記憶

【大公報訊】記者黃寶儀廣州報導：小說描繪的既是個人的記憶，更是集體的記憶。一部關於《這邊風景》的評論專輯近日面世，稱之為《文學的記憶》。在該書首發當天，王蒙攜妻子出席了活動，還有來自全國各地的專家匯聚廣州，共同在王蒙文字中，從文化、歷史、政治、民族等角度全面分析了這部跨越了四十年的小說。

王蒙小說最後告別

王蒙曾經說過，他在小說中找到了自己，就好比「一條清蒸魚找到了中段」，大概是因為王蒙的靑壯年恰好處於一個山呼海嘯的社會環境中。《這邊風景》寫於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八年，是王蒙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下放新疆農村勞動期間創作的長篇小說，描述的正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前期推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被簡稱為「社教運動」特殊背景下一段新疆伊犁一個維吾爾族聚居村落的故事。

在流行速食文化的年代，作家王蒙與他四十年前的文字相遇，那些既熟悉又陌生的文字，讓王蒙自己也詫異年輕的他竟那麼的熱愛生活。也許，這就是王蒙說的「在任何政治扭曲的時期，生活不會停止，仍然有吃喝拉撒睡，有愛情，西瓜仍然是甜的……」他留下的不是一部控訴的書，而是一部愛的著作。

「我寫任何一篇東西都沒費過這麼大的勁，寫這本小說基本上用了三年，草稿用了一年，審稿一年，又改了一年，三年時間非常之長。」儘管如此，王蒙依然覺得「寫作也不是非常得心應手」。

當風向變了以後，王蒙以為這部小說會從

此不見天日，卻因為兒子王山的重拾，讓這部神秘之作在塵封四十年後終於面世。對於這部曾經讓自己陷入深深困惑、視之為「廢品，不可能救國的作品」的《這邊風景》，王蒙將它的成功出版看作是一次最終的告別。

時代遠去話題永在

對於文學、小說而言，如何真正避免所謂的時代局限，一直是作家們反覆斟酌和反思的問題。中國作協書記處書記李敬澤認為，《這邊風景》的一個重要意義就在於其政治、歷史內容，可以讓讀者在歷史的具體性中去理解和認識我們的過去。

恰如王蒙自己所說，小說裡有永遠不會過時的話題，比如熱愛祖國、熱愛家鄉、熱愛邊疆、民族團結、宗教幸福，「這些話題不但沒有過時，而且這些話題目前更突出了，更需要有一類類的作品展現。」

新中國成立以來，少數民族怎樣用自己的方式演繹國家的故事，以及他們對國家的態度，對國家的感情，其實這方面在漢語文學中相對來說是比較少的，也是被長期忽視的一個重要命題。

漢族與少數民族，文化隔閡，無論是寫作還是生活，都不可避免。而王蒙從這個隔閡中突破，他真正地進入了維吾爾族人民和新疆其他少數民族的生活，進入了他們的語言文化習俗。在新疆喀什師範學院教授姑麗娜爾·吾甫力看來，《這邊風景》記錄了王蒙一段作為維吾爾人的生活，用維吾爾族方式來討論國家的問題，討論「善」的問題，還有討論彼此尊重、彼此理解和溝通、彼此和解的問題。



▲王蒙認真閱讀《文學的記憶》，了解大家對《這邊風景》的評價和看法 本報攝

▲王蒙的長篇小說《這邊風景》 本報攝

《這邊風景》評論專輯《文學的記憶》研討會在廣州召開 本報攝

- ### 今日文化節目精選
- 英國民謠紳士森姆·李「森姆·李與好友音樂會」晚上八時十五分於香港演藝學院賽馬會演藝劇院舉行。
 - 迷你法語電影節影片《蜜色膚色》晚上七時三十分於中環藝穗會放映。
 - 春天實驗劇團舞台劇《南海十三郎》晚上七時半於西九龍海濱長廊演出。
 - 生輝粵劇研究中心晚上七時三十分於沙田大會堂演奏廳演《洛神》。
 - 吳蚊蚊旅行文字攝影展「不要停止白日夢」於深水埗南昌街22° N展至三月十六日。